

余嘉锡 撰

余嘉锡

名家说——
“上古”学术萃编

说

文献学

上海古籍出版社



名家说

“上古”学术萃编

余嘉锡 撰

余嘉锡

说文 文献学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余嘉锡说文献学/余嘉锡撰.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3

(名家说“上古”学术萃编)

ISBN 7-5325-2854-5

I. 余… II. 余… III. ①文献学-研究②目录学-研究 IV. G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8354 号

名家说——“上古”学术萃编

余嘉锡说文献学

余嘉锡 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交通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8.625 插页 4 字数 183,000

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ISBN 7-5325-2854-5

K · 315 定价:13.20 元

出版说明

这是继“蓬莱阁”丛书之后，本社推出的又一套设计新颖的学术精品丛书。

四十多年来，循着古代文化各领域研究的轨迹，我社不懈地以出版一流学术研究著作为宗旨，即使承担巨大的经济负荷也在所不惜，终于形成了以“中华学术丛书”为核心的上古社学术著作系列，并成为与“中国古典文学丛书”比肩并峙的品牌图书而饮誉海内外，其价值绝不因年光流逝而减褪。常常地，我们接到各地读者的函电，询问这些精品图书有无再版的可能；也常常地，在书市上，我们见到有人淘拣到已经残损的一册半帙这类著作而喜悦不禁。于是，我们萌生了依据发展着的图书市场的需要，对我社这笔珍贵的累积以各种方式重版或重组的想法，这套丛书就是其中的一组。

考虑到当前青年学子的实际需要与承受能力，这套丛书择取影响尤著而为当今学术界读书界尤其急需的论题组合而成，或选自原来单行者，或节取文集之某一精粹部分，一书一题，说有专诣，人为名家，自成系列，故名之曰“名家说——‘上古’学术萃编”。

虽然，“名家说”的组合形式与“蓬莱阁”不同，然而在学术源流上，却相承而又互补。如果说“蓬莱阁”着重收录清末民

初以降国学宗师大家的开山之作,更多文化学术史的宏观建构;那末“名家说”,则多取三四十年代以来大师及名家们对某一专门领域或专题的潜心研究之作,更多由微观而见宏观,其所吸取的西学的成果,也随时代而有所不同。因此,即使二套丛书中作者有所重合,但品种的择取,仍以丛书各自的宗旨为别。于是由“蓬莱阁”而“名家说”,读者会产生由登堂而入室,探突而临佳境的感觉,其一以贯之的精神则是文史哲打通,中西学兼融的世纪性学术趋尚,以及那包含着严格的学术规范的鲜明的学术个性。因此建议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仅应汲取具体的专门知识,而更重要的是要注意其中所内含的思维形态与治学门径。

与“蓬莱阁”丛书相同,本丛书每一种前都冠以一流专家学者的导读性文字,相信同样会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编 选 说 明

本书作者为先外祖余嘉锡先生(1883—1955),字季豫,湖南常德人,当代著名目录学家、古文献学家,著作等身。生前任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

本书收入《古书通例》、《目录学发微》两部著作,前者为古籍体例学之作,后者为古籍目录学之作,因为二者性质相近,均系研读整理古籍之必备参考书,所以放在一起予以出版。关于这两部书的内容概要,请参阅先父、北京大学中文系周祖谟教授分别为这两部书所撰的《前言》。

本书的读者对象为研究古代历史、文学、哲学、科技等的学者,古籍整理工作者、图书馆工作者,古旧书业者,古书收藏家,大学文科师生及对古籍感兴趣的一般读者。

本书由我承乏编选,不当之处尚望海内外方家指正。承蒙上海古籍出版社慨允将本书收入《名家说——“上古”学术萃编》丛书之中,对此谨表谢意。

周士琦

1999年5月3日

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古汉语教研室

目 录

编选说明	周士琦
------------	-----

目录学发微

前言	周祖谟 3
----------	-------

卷一

目录学之意义及其功用	5
------------------	---

目录释名	19
------------	----

卷二

目录书体制一 篇目	30
-----------------	----

目录书体制二 叙录	37
-----------------	----

目录书体制三 小序	57
-----------------	----

目录书体制四 板本序跋	71
-------------------	----

卷三

目录学源流考上 周至三国	79
--------------------	----

目录学源流考中 晋至隋	89
-------------------	----

目录学源流考下 唐至清	107
-------------------	-----

卷四

目录类例之沿革	125
---------------	-----

古今书目分部异同表	152
-----------------	-----

古书通例

前言	周祖谟	159
绪论		162
卷一 案著录第一		
诸史经籍志皆有不著录之书		167
古书不题撰人		178
古书书名之研究		187
汉志著录之书名异同及别本单行		194
卷二 明体例第二		
秦汉诸子即后世之文集		206
汉魏以后诸子		219
古书多造作故事		226
卷三 论编次第三		
古书单篇别行之例		238
叙刘向之校雠编次		242
古书之分内外篇		251
卷四 辨附益第四		
古书不皆手著		259

目录学发微

前 言

目录学是研究中国古代的书籍文献目录,考镜源流,辨章学术的一门传统的学问。

中国的古书浩瀚如烟海,历代见于著录的各门各类的著作极为详备。如经学、小学、史学、地理、金石、诸子、小说、医方、天文历算、艺术图谱、道书、佛经、类书、丛书等,门类众多,不烦多举。要想知道这些书籍产生的时代,书籍的性质和内容以及历代书籍的存佚,各种学术的源流等,除查阅历代史书中的“艺文志”或“经籍志”以外,还有历代私人所著和公家所修的目录书可资寻检。目录书可以引导学者知道治学的门径,还可以丰富学者关于各方面书籍的知识,为用极广。

不过,自汉代刘向著《别录》、刘歆著《七略》以后,魏晋以下历代的目录书很多,各书的编制、分类和内容都不尽相同,要利用这一类书,不能不先了解这类书的性质、体制、作用及其沿革。这就是传统的目录学所要阐述的主要内容。在阐述这些内容的时候,必然要评论各书的得失和用途,为初学者引路。因此,要利用目录书,必须先通目录学。清代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里曾经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涂,方能得其门而入。”就是这个意思。

回顾以往专门讲述目录学的书籍并不多。虽然有关历代

不同目录书的特点,及其在学术史上的价值也不乏有人评论,但是能贯串古今,洞察原委,明其义蕴者只寥寥数家,而且没有综核群言,通论是非,启导学者的专书,这是很大的缺欠。余嘉锡先生是一位著名的史学家,又是深明学术源流的古代文献学家、目录学家。所著有《四库提要辨证》、《古书通例》、《论学杂著》、《世说新语笺疏》等书。这本《目录学发微》是近代目录学书籍中创作较早而又极有系统,颇有创见的一本书。其中对目录书籍发展的源流,各书体制的得失利病都有详细的论述。学者由此可以开拓眼界,知所去取。作者于一九三零年至一九四八年间在北京各大学讲授目录学时,即以此印为讲义教授诸生。惟各校所印,多寡小有不同,但始终未能正式出版。同道的学者频频节录引用,甚或直接翻印,足见此书早为学者所重视。

一九六二年春曾根据作者晚年增改本校点为一编,承中华书局为之排印,一九六三年三月出版。但当时仅印两千七百册,流行不广,而觅求的人很多。今绝版已久,为应读者需要,更取作者手校批注本与一九六三年印本对勘,印本中有脱字处和注解不完备处都得据手校批注本加以刊正增补。承巴蜀书社欣然接受,为之印行,以供研究目录书籍和目录学史者参考,谨略述原委,并敬致谢意。

周祖谟

一九八九年七月二十日

卷 一

目录学之意义及其功用

目录之学，由来尚矣！《诗》、《书》之序，即其萌芽。及汉世刘向、刘歆奉诏校书，撰为《七略》、《别录》，而其体裁遂以完备。自是以来，作者代不乏人，其著述各有相当之价值。治学之士，无不先窥目录以为津逮，较其他学术，尤为重要。今欲讲明此学，则其意义若何，功用安在，不可不首先叙明者也。

《隋志》言：“刘向等校书，每一书就，向辄别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叙而奏之。”章学诚所谓“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也。《校讎通义》叙。其后作者，或不能尽符斯义，辄为通人所诋诃。虽自《通志·艺文略》目录一家已分四类，总目、家藏总目、文章目、经史目四类。继此枝分歧出，派别斯繁，不能尽限以一例，而要以能叙学术源流者为正宗，昔人论之甚详。此即从来目录学之意义也。吾国学术，素乏系统，且不注意于工具之述作，各家类然，而以目录为尤甚。故自来有目录之学，有目录之书，而无治目录学之书。盖昔之学者皆熟读深思，久而心知其意，于是本其经验之所得以著

书。至其所以然之故，大抵默喻诸己，未尝举以示人。今既列为学科，相与讲求，则于此学之源流派别，及其体制若何，方法若何，胥宜条分缕析，举前人之成例加以说明，使治此学者有研究之资，省搜讨之力，即他日从事著作，亦庶几有成轨可循。今之所讲，其意盖在于此。

目录之书有三类：一曰部类之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者；书名下论说，名称屡变，详见后目录书之体制三。以普通均呼之为解题，姑用以立说。二曰有小序而无解题者；三曰小序解题并无，只著书名者。昔人论目录之学，于此三类，各有主张，而于编目之宗旨，必求足以考见学术之源流，则无异议。今取诸家之说，分类撮举之于下。

属于第一类者，即有小序解题之书目。现存者如晁、陈书目，《通考·经籍考》，《四库提要》之类是。《隋书·经籍志·簿录类》论云：“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体制湮灭，不可复知。孔子删《书》，别为之序，各陈作者所由。韩、毛二诗，亦皆相类。其实齐、鲁诗亦皆有序，清儒马国翰、陈寿祺诸家所辑《遗说》可考，此因齐诗魏代已亡，鲁诗亡于西晋，故但举毛、韩二诗耳。汉时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剖析条流，各有其部，推寻事迹，疑则古之制也。自是以后，不能辨其流别，但记书名而已。博览之士疾其浑漫，故王俭作《七志》，阮孝绪作《七录》并皆别行。大体虽准向、歆，而远不逮矣。”

观《隋志》之持论，掎击诸家，推尊向、歆，盖以向之《别录》，每书皆有叙录，歆之《七略》，群篇并举指要，于书之指归讹谬，皆有论辨，见前。剖析条流，至为详尽，有益学术，故极推崇。荀勗《中经簿》，上承《七略》，下开四部，至为重要，而《隋志》谓其“但录题及言，盛以缥囊，书用细素，至于作者之

意,无所论辨”。见篇首总论,下同。其于勛之不满,溢于言表。此后自东晋义熙,以及宋、齐、梁、陈、隋,并有官撰目录,而为书皆只数卷,并不著解题,所谓“不能辨其流别,但记书名而已”。至王俭依据《七略》,《玉海》卷五十二引俭序云:“今依《七略》更撰《七志》。”阮孝绪斟酌王、刘,《广弘明集》卷三《七录序》云:“今所撰《七录》斟酌王、刘。”是皆取法前修,宜可免于讥议。然于《七志》,则谓其“不述作者之意,但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文义浅近,未为典则”。于《七录》,则谓其“分部题目,颇有次序,剖析辞义,浅薄不经”。由是言之,则凡目录不著解题但记书名者,固薄其浑漫,视为无足重轻;即有解题者,若其识解不深,则为美犹有憾。盖王俭之志,惟详于撰人事迹,于指归讹谬,少所发明,阮氏《七录》,或亦同之。故虽号博览之士,卒难辞浅薄之诮。观其一则曰“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辨”,再则曰“不述作者之意,未为典则”,则知凡目录之书,实兼学术之史,账簿式之书目,盖所不取也。唐时目录家,如毋煗、释智昇之徒,其所主张,率同斯旨。

毋煗《古今书录序》(见《旧唐书·经籍志》):“夫经籍者,开物成务,垂教作程,圣哲之能事,帝王之达典。去圣已久,开凿遂多,苟不剖判条源,甄明科部,则先贤遗事,有卒代而不闻,大国经书,遂终年而空泯。使学者孤舟泳海,弱羽凭天,衔石填溟,倚杖追日,莫闻名目,岂详家代,不亦劳乎!不亦弊乎!将使书千帙于掌眸,披万函于年祀,览录而知旨,观目而悉词,经坟之精术尽探,贤哲之睿思咸识,不见古人之面,而见古人之心,以传后来,不愈其已。”

释智昇《开元释教录序》:“夫目录之兴也,盖所以别真伪,明是非,记人代之古今,标卷帙之多少,摭拾遗漏,删夷骈赘,

提纲举要，历然可观也。”

宋王尧臣等作《崇文总目》，每类有序，每书有释，盖祖向、歆之成规。郑樵作《通志·校讎略》，乃极不满之，谓其文繁无用。清初朱彝尊得《总目》钞本于天一阁，已无序释，因为之跋，归狱于樵。修《四库全书》时，即用其本著录。《提要》信朱氏之说，所以罪樵者尤至。虽其考证不免谬误，然可见编录书目，均当有解题，乃为尽善也。

朱彝尊《曝书亭全集·崇文总目跋》（见卷四十四）：“《崇文总目》当时撰定诸儒，皆有论说。凡一书大义，为举其纲，法至善也。其后若《郡斋读书志》、《书录解题》等编，咸取法于此。故虽书有亡失，而后之学者览其目录，犹可想见全书之本末焉。范氏天一阁有藏本，展卷读之，只有其目，当日之叙释，无一存焉。乐平马氏《经籍考》，述郑渔仲之言以排叱诸儒，每书之下必出新意著说，嫌其文繁无用。然则是书因渔仲之言，绍兴中从而去其序释也。”案《经义考》卷二百九十四著录类朱氏案语与此略同。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八十四《崇文总目提要》：“原本于每条之下具有论说。逮南宋时，郑樵作《通志》，始谓其文繁无用，绍兴中遂从而去其序释。考《汉书·艺文志》本刘歆《七略》而作，班固已有自注。案欲驳郑樵之说，当详考《七略》、《别录》之体例。今只举《班志》为说，不知樵说正是根据《艺文志》，是仍不足以服樵也。《隋书·经籍志》参考《七录》，互注存佚，亦沿其例。案《隋志》佳处在每类之序论。若只每书下注存佚，则其文亦已略矣。《唐书》于作者姓名不见纪传者，尚间有注文以资考核。后来得略见古书之崖略，实缘于此，不可谓之繁文。郑樵作《通志》二十略，务欲凌跨前人，而《艺文》一略，非目睹

其书,则不能详究原委,自揣海滨寒峻,不能窥中秘之全,无以驾乎其上,遂恶其害己而去之。此宋人忌刻之故智,非出公心。厥后托克托等作《宋史·艺文志》,纰漏颠倒,瑕隙百出,于诸史志中最为丛脞,是即高宗误用樵言,删除序释之流弊也。案宋志之丛脞,与郑樵绝不相干。宋人官私书目存于今者四家,晁氏、陈氏二目,诸家藉为考证之资,而尤袤《遂初堂书目》及此书,则若存若亡,几希湮灭。是亦有说无说之明证矣。《崇文总目》之无序释,与郑樵初无关系。杭世骏《道古堂集》卷二十五已驳朱氏之说,钱大昕《养新录》卷十四考之尤详。

又《直斋书录解題提要》:“其例以历代典籍分为五十三类,各详其卷帙多少,撰人名氏,而品题其得失,故曰解題。古书之不传于今者,得藉是以求其崖略;其传于今者,得藉是以辨其真伪,核其异同。亦考证之所必资。”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一:“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涂,方能得其门而入。然此事非苦学精究,质之良师,未易明也。自宋之晁公武,下迄明之焦弱侯一辈人,皆学识未高,未足剖断古书之真伪是非,辨其本之佳恶,校其讹谬也。”

孙诒让《温州经籍志叙例》(《籀斋述林》卷九):“中垒校书,是有别录,释名辨类,厥体綦详。后世公私书录,率有解題。自汴宋之《崇文》,逮熙朝之《四库》,目诵所及,殆数十家,大都繁简攸殊,而轨辙不异。而于篇题之下,香迳叙跋,目录之外,采证群书,《通考》经籍一门,实创兹例。朱氏《经义考》祖述马书,益恢郭郭。观其择擅群艺,研核臧否,信校讎之总汇,考镜之渊藪也。”

王先谦《郡斋读书志叙》见王刻本卷首:“史志仅列诸目,不若簿